

此为记者

◎ 柯建斌

何以“记”？
或有一言不能忘。
何以“者”？
日照斜枝上半墙。

何为咸宁日报记者？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何为咸宁日报记者？
字句细推详，佳作共传扬。

那是你的勇往？
或谈民生、或话健康，
一个标题的悄然绽放，
出于你默默无闻地反复考量。

那是你的匆忙？
有时西向、有时东向，
一尊作品的宁静亮相，
源于你孜孜不倦的笔力独扛。

那是你的愿望，
特别关心隼鸟、特别关注雉鸣，
一组特别报道的主项，
展示一批推陈出新的形象。

那是你的原创，

通山凉茶奶奶、通城归巢老乡，
一次敏于作为的采访，
树立一个可亲可敬的榜样。

那是你的主张，
三分大气、七分大方，
一份乐于奉献的影像，
绘就一缕香城泉都的晨光。

那是你的宝藏，
一直向善、一直向上，
一贯谨言慎行的修养，
赢得一串玉汝于成的期望。

那是你的强项，
一评论短、一通讯长，
一纸洋洋洒洒的华章，
抒写一种围炉夜话的梦想。

那是你的端庄，
珍惜流晖，珍爱崇阳，
传媒大厦九楼的灯光，
见证你加班加点的不慌不忙。

那是你的舒畅，
既是哲思、又是坦荡，

荆楚集中推送的排行榜，
一再被你的朱笔刷新流量。

那是你的老美，
其名很明、其状很壮，
每一篇文章都很铿锵，
让主战的助攻的心驰神往。

那是你的粗犷，
有点黑、忒能扛，
社区文化节的每一场，
都有你和团队汗水的流淌。

那是你的敞亮，
有点瘦、忒能扛，
网络名人咸宁行的专访，
呈现你和大咖的真情守望。

那是你的胆量，
不甘心、不莽撞，
专刊的每一个创新版样，
凝聚你们青出于蓝的渴望。

那是你的锋芒，
顶夏日、着正装，
一般照相、专业摄像，

图片库里满载咸宁的辉煌。

那是你和我的模样，
是策划者、亦是采写者的模样，
是校对者、亦是编辑者的模样，
是审核者、亦是把关者的模样。

此为咸宁日报记者，
释放勇于向新的能量，
释放敏于作为的能量，
释放乐于奉献的能量。

此为咸宁日报记者，
彰显知重负重的力量，
彰显知责负责的力量，
彰显知责负责的力量。

恕我笔穷墨荒，
不能一一素描同仁画像。
愿你豁达开朗，
且待来日慢慢再诉衷肠。

注：1、我有一言不能忘：“我”=“己”，
“言”=“i”，“i”+“己”=“记”。
2、日照斜枝上半墙：半“墙”为“土”，斜照为“丿”，放在“日”上，为“者”。

桂乡诗笺

淬火江山万年长

◎ 陈元海

烽火裂地八千秋，
血浸山河草木愁。
卢沟月冷石狮默，
铁蹄踏处金瓯缺。
平关雷动大刀嘴，
台庄焦土尸作丘。
远征骨埋野人山，
滇缅血径穿云岫。
密电破霄寒敌胆，
八载霜刀终降酋。
常德孤城落日红，
今化霓虹贯天舟。
高铁驰过旧战垒，
稻浪翻作黄金绸。
莫道硝烟散作尘，
弹洞犹刻旧痕深。
每见童稚放纸鸢，
恍闻当年军号沉。
盛世非自云端降，
万千英灵掌中灯，
照我长街烟火盛，
守我关山月华明。
新松拔地接星斗，
根植忠骨铸铁甬。
每寸山河皆磅礴，
青铜新麦共春秋。
若闻沧海风涛恶，
民心即鞘鸣龙吼！
当年未冷英雄血，
仍在人间经脉流。
金瓯永驻非天赐，
后浪须记前浪舟。
纵有十万雷霆至，
不教寸土易炎黄。

咸宁桂花香

◎ 梁峰

金风拂槛万株黄，
月窟移来第一香。
玉露凝枝团瑞雪，
琼浆入盏醉仙乡。
吴刚新斫云边落，
娥女携从袖里藏。
莫道灵虚能独赏，
人间天上共霓裳。

夏日紫薇

◎ 吕佳忠

每天上班途中
紫薇一路铺展
独有一隅，开得最热烈
路过时，总忍不住多看几眼
那抹景致在脑海驻扎，心头萦绕
又暗自自己，为何百看不厌
美好有引力，目光被牵引，
心便生念想
一路花香随行，留一份美常在
在许愿，岁月这般温柔相待
紫薇花有：红、紫、白
使夏日色彩斑斓
确是夏花中的佼佼者
芬芳袅娜，不逊色于池荷
我不喜欢火辣辣的阳光
却愿与紫薇，日日相逢相约

临行那一晚

◎ 李御

时至五更
我翻身起床
我要走啦
去那里
去当兵
像只猫
轻手蹑脚
从水缸里舀一瓢水
擦把脸
新军衣把荣耀
灌满全身
高高飞走
远走高飞
身后是经年的柴禾
熟悉与陌生的茅舍
一地鸡屎与柴炭的镰刀
我闻到一股香味
锅盖揭开
一碗汤圆
六个粽子
一碗米酒
都是我的至爱
我猛然打开后们
月光下
我的母亲
坐在草墩上
一脸泪水
月光让她成为一座雕塑
我敢迈过门槛
我怕一座雕塑
瞬间坍塌

从动物禀性中汲取奋进力量

◎ 陈晓明

一帮退休老友聚会，聊起运动、饮食、养性、保健，欲求增加生命的长度与厚度。一老中医端着茶盏不急不忙地说道：“这得从‘八个字’做起：猴行，蚁食，龟性，童心。”众呼精辟，可仿。

这也激起了我的深思：动物与人一样各有所长，我一路走来，不也是在不断向它们的学习中，不断汲取前进动力的吗？

童年时候，农村贫穷，缺衣少食，家里养了十几只鸡，鸡得自食其力。我特别喜欢看鸡觅食的样子，它们的喙与爪子并用。鸡爪子在草丛、松土、垃圾里不停地前后扒，左右刨，坚利的喙不停地啄，残食、虫蛹、绿叶、嫩草，尽收腹中。我娘见我入神地看着鸡觅食，便轻声细语地说：“鸡比人还勤快呢，你不给它们喂食，它们自己会找，怎么也饿不着。”从娘的絮叨中，我仿佛听出她的意思是要我学习鸡的勤劳。

青年时我当了兵。两年后，从战士选调到师机关担任新闻报道员，继续发扬鸡觅食的精神，不停地写作，但被报刊采用的稿件还是不尽人意。于是，便去请教一名老新闻干事，他说搞新闻要有狗的鼻子、老鹰的眼、兔子的腿，还要有夜猫子的劲。我心里暗暗嘀咕，这不跟小时候我娘说的话差不多？能学到这几样本事，何愁写不出好稿子啊！

此后，我便如兔子一般往基层跑，用狗一样灵敏的鼻子到处嗅，学鹰的眼睛到处瞅，广找新闻线索，深挖写作题材，拼上夜猫子的劲，不过夜地把人与事写出稿件来。意想不到，一年下来，竟先后有70多篇稿件被中央和省级报刊采用。不仅《人民前线报》将我评为“优秀通讯员”，师政治部还给我记了三等功，接着我被提拔为军官，在同年入伍的战友中我最早穿上了“四兜”的军装。

后来，我的职务在不断变化，不论是别人领导我，还是我领导别人。我发现当领导的都很喜欢“属牛属马”的部下，因为让他们“当牛做马”，负重前行靠谱。这些人眼中的“千里马”“孺子牛”“老黄牛”，也成了我学习的榜样，同时我也这样成为别人学习的榜样。

退休前一年，我被有关部门列为全系统的优秀“孺子牛”，一帮老朋友老部下为我庆贺。当一盘精制的牛排转到我面前时，我拿筷子的手僵住了，忽然想到农村斩杀老残耕牛的场景，顿时心生几分悲情与愧疚：牛啊，马呀，你们一生不仅拼命帮人耕地犁田、乘骑驮运，累了饿了也不怎么叫唤，直至老残之后，人们还将你们全身的肌肉、骨头、五脏六腑拿来当美食。想到这些，我自愧不如，你们这种任劳任怨、甘洒一切的奉献精神，才是我们真正学习的榜样！



桂香物语

陈复兴 绘

九宫雾

◎ 孔帆升

初伏的九宫山上，午后凉风习习，行人寥寥。忽晴忽雨，忽明忽暗的天，更适合休闲散步，棋牌娱乐。我在云中湖龙珠山庄凭窗临风，享受大自然恰到好处的温度。

湖面细碎的波纹，密密匝匝，湖边碧绿的山野宁静不燥，从对面笔架山上传来一两声鸟鸣，是神曲的启谱，大宴的铺垫，激活乐雷，洞开心扉。正悠然自得，想低和山林神曲，抬头张口时，望见对面山岔口有雾浮人，嘴巴就脱离喉头偏向鼻翼，只有吸氧的执念。

从“左青龙”（左面一山）处潜入的雾像天外来客，不知眷顾谁家，将向何往。它是从哪个方向，聚还是散，浮起还是沉下，谁也无法预测。它只听从风的指令，来决定自己亲近笔架山的龙头崖，还是虎伏天门，是要铺天盖地于泉岩喷雪处一跃，化作千丈雪瀑，令我惊心动魄两腿打颤？还是迷恋红尘涌入金鸡谷、仙人潭的玉溪，一路欢歌到长江，激发我健康的潜能？还是凌空腾飞羽化做一片棉白的云，抑或大江东去浩浩荡荡翻腾成无垠的海洋，斩断我人间一切杂念？它在我庸常的生活与机缘中是重一点，轻一点，淡一点，浓一点，都取决于它的兴之所至。

这样冥想的时候，有一些雾在对面牵头走了，毫无牵挂地走着就把大部分的雾抽到后面，自己越过两个山包，在风车之下一晃就消失了。后面更大的雾抱成了团，越来越密地向云中湖扑来，遮天蔽日，黑云压城，感觉天就要黑下来了，雨就要洒上身。风速风向时刻在变化，促使雾处于永恒的动态中。不断地飞，不断地流，不断地走，不断地散。一会儿，白色的信号塔、巨大的风电机，都从雾中拼搏出来，巍巍于山巅。回头再看涌入雾的山口，四周彻底亮了，露出了蓝天白云，这时，林中有了更多清亮的鸟鸣，几声青蛙与蝉的弹奏，更加重了湖畔的静谧。

傍晚时分阳光照射出来。酒店端庄林立，群山层次分明，阳光一点一点地打开，从山身上的某部位向两边扩散，慢慢解放了所有的山林树木，解放了酒庄旁河林中的客栈，又解放了游人的心情。湖有倒影，太阳在那倒没有那么慷慨地亮明身份。

信步无量寿禅寺的路径，见山下雾收拢成长达几十公里的白带，缠在连绵的山岭之间。一会又散

开了，蓬松起来，蒸腾成云海，只露出一点点山尖，如岛屿般。一会退潮了，雾又收拢如白练缠于山腰。山神真狠，织的布不穿，不卖，只是披挂在高高的山上。最牛的时候，要百鸟朝凤，花仙子云集，它才肯动手织。使性子，情有可原。我日常见的它，那纯粹是纺织农，在雨后借了风就绘画，烟雨迷茫，云遮雾绕，硬是要生动富甲的山水。

山里雾注定是令人嫉妒的。我真是太羡慕它到哪儿都有依靠，行云流水般想去哪儿，哪儿都受欢迎！树冠、林地、洞穴、深谷、山尖尖，缠一下溜走，又缠一下，留下，或是扯下个帘幕睡大觉。它也会捉迷藏般躲进洞穴，在洞里打个转出来，一番吞吐吐雾犹如蓬莱仙境，胜却洞天福地。

当夜，雷电就在房顶和床底下振动，有如注的大雨丰韵湖山。晨起时，太阳在山峦上露出了红脸，如半个红灯笼挂在树枝上，周围稍有些铅灰色的雾伴着，似夜幕初上华灯。灯笼升上树梢时，像充足了电一样更加透亮，在它整个儿脱离了牵绊，悬挂在雾色朦胧的老鸹尖山顶上时，光芒从树的缝隙直射下来，形成一泄千里的佛光。我以为这就要艳阳高照，回归伏暑了。不期然，雾又倾来，几缕薄雾的雾纱缭绕在远山。不久，雾如薄被盖住了天地，一天门里无日出，铜鼓包下无人烟，喷雪崖头絮盖雪，樱花沟底成深海，世界已隐隐约约，趋向静止。在雾中，想得很多，也感受很多，这胡思乱想的兴趣也只有在近空近天近宇的雾中才会萌生。瞬间，风起处，雾如海潮退去，隐在山腰与谷底，四野显得分外洁净清澈。站在高处看大雾笼罩的云中湖，分明是上天专门为九宫仙山镶嵌的一颗琥珀色明珠。而当我深深呼吸清新空气，品尝清静之时，雾又从脚下涌起，似要重新孕育新的篇章。一日之间，数次雾来雾去，常让人产生排遣不去的朦胧，人总是走不出雾的亲近、雾的缠绕、雾的旷达、雾的无际无涯。静谧的氛围，浮动的意境，无数次陶冶着，浸润着，致使心中的点点微尘早已烟消云散了无痕迹。

冬春时节，还会有晶莹剔透的雾凇，那番情形，更是纵有美景道不得。雾的率性而为，来去自由自在，装扮自然的初心，给人美的享受的柔情，是其令人着迷的灵魂！

一则回忆

◎ 赵佳渝

我曾外婆走的时候，是睡过去的。她临终那天中午，突然说要洗澡，让叔公帮她放好洗澡水，等她洗完澡后，躺床上睡下就再也醒不过来。

我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小学，她把藏起来舍不得吃但已经过期很久的盒装蛋糕塞给我。那时候的她对我来说就是个奇怪的陌生老妇人，见我没收，她一遍又一遍地说，没用手碰过的，是很干净的。她的眼睛浑浊得很，里面总是混杂着说不清楚的情绪，有期待、渴望、平静……甚至是哀伤。当她再用那双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向我靠近时，我跑了，我没敢回头看她的表情，直接就跑了。

见得最多的是在过年，她已经变得越来越小，小到轻轻一掰骨头就会断掉。她变了，没再守在厨房的火坑角落里，她坐在门口晒太阳，整个人被冬日暖阳下的暖色包裹，温和的阳光将她笼罩，将近融化。这时候我稍微有点大了，就去尝试和她聊天，内容都是一些寒暄和尬聊，具体的已经忘记得差不多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她小心地把手放在她的手心上，轻轻地抚了一遍又抚一遍，那是枯木一般的双手，在午后阳光下，依旧冰凉。她的眼睛还是那样，只不过与白眼几乎搅在一起的浑浊眼珠已经似乎没了期待，很平静。

曾外祖父走得比她早好久，大约二十多年的样子，陪着她大半生的最多是那间又小又透不进光的瓦建厨房，房子构造很简单，进门是一面墙，旁边是竹床，转头就能看到挂在墙壁上起灰的曾外祖父的黑白照片。另一间屋子是伙房，进门就是生火的土坑，曾外祖母大多时光窝在土坑边生火取暖。

曾外祖母走的时候，享年93岁，葬礼上有人在打牌，小孩吵吵闹闹地玩着手机，大人们说这是喜丧，可是在我从小被灌输的观念里面，死亡就是带着悲伤的，这两种冲突的感觉让我很难受。

年届七旬的外婆在哭，两条泪痕挂在她满是皱纹的脸上，周围实在太吵，笑声太大了，那个装着曾外祖母瘦小身体的棺材边，外婆和两个姑婆跪在棺前哭泣，她们哭得很伤心，不大的声音被周围打牌的喧吵声还有后辈的嬉笑打闹声盖过，说到底，人的悲欢离合并不相通。

93岁，喜丧，确实是喜丧。身体机能退化带来的疾病一度让曾外祖母痛苦了好久，最后时光，她肚子肿胀，吃东西吃得极少，她吊着的那口气，在她把最后的一千多元积蓄分给叔公、外婆和姑婆她们后，在她洗完人生最后一次澡后，终于散了，不疼了。

可听着那些喧闹，我的心空着，至今都好痛。